



江碧水向东流

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

五山蝶变 拥江向新

□ 南通日报记者 朱晖斌 彭军君 蒋娇娇

江海平原上,狼山、马鞍山、剑山、军山和黄泥山临江而立,构成了万里长江东流入海前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在长江大保护“接力长跑”的最后一棒中,南通五山及沿江地区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由生产岸线蝶变为生态岸线。

在生态修复中,昔日的临江村、如今的临江社区告别了“临江不见江”的尴尬历史,还拥有了“面朝长江、鸟语花香”的网红打卡地——南通长江体育公园。

临江不见江

冬日里,从临江家园凭栏西眺,开园100多天的南通长江体育公园赛事不断,人气超高。在江畔奔跑、于绿茵竞技、伴鸟语花香成为众多热爱户外运动的南通市民的全新生活日常。尽管“苏超”落幕40多天,长江体育公园里的足球场依然预订火爆。

临江家园有20余幢住宅楼、1300多户居民。在崇川区狼山镇街道临江社区,它是距离长江最近的“江景房”。临江社区居委会党委副书记庄建国介绍,社区的前身是狼山镇临江村,临江村的老村民大多居住于临江家园。

提起过去的临江村,许多“老临江”有一个共同感受——名不副实,自然村与长江之间,隔着一道工业岸线。76岁的陈海德既是土生土长的临江人,又曾经在南通港务局工作过,对“临江不近水”的老临江村印象深刻。

陈海德生于1949年,他的笔名叫“江郎”,取“临江的儿郎”之义。他告诉记者,南通港口诸多“第一”的纪录其实最初都与临江有关:1980年12月,长江上第一座万吨级泊位——狼山港1号泊位在临江村的西部江岸建成;1983年5月,第一艘外轮“格陵兰海”号停靠狼山港;1984年,由于有了港口开放,南通市被列入全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南通港跻身全国沿海十大港口之列;2006年,南通港货

物吞吐量更是突破1亿吨。

在收获港口经济流量红利的同时,黑色的煤炭、红色的散糖、白色的化肥、紫色的菜籽、黄色的硫黄,散货码头堆场变成了巨大的调色盘。尽管港口管理部门采取了围挡遮盖喷水雾的措施,但临江村的居民可以开窗的时间还是越来越少,“临江不见江”的困局日益凸显。

治岸始焕新

2016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长江全流域的共识。地处下游的南通闻令而动,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随即启动。

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生态保,从根本上破解市区沿江段几十年工业集聚带来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困。危化品码头、硫黄码头、集装箱码头全部退出;实施船舶污染、非法码头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等20多项专项整治行动;关停并转“散乱污”企业203家,清理“小杂船”162条,截堵污水直排口5处;新增森林面积超过6平方公里……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五山及沿江地区由此发生沧桑巨变。

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南通环境监测中心评估数据显示,长江南通段国考断面水质由Ⅲ类提升至Ⅱ类。南通先后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江豚是位于长江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享有“水中大熊猫”的美誉。由于过度开发、环境破坏,长江南通段江豚生存空间逼仄,一度消失。伴随着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2019年12月12日,南通生态环保志愿者管昊昱在滨江公园用相机拍到了第一只江豚。如今,长江南通段全年可见江豚。江豚种群添丁带口、“全家”嬉戏的温馨画面频频可见。管昊昱迷上了这群“微笑天使”。他本人也从“南通江豚巡护联盟”发起人升级为“长江下游巡护联盟”负责人。

老港口人陈海德,始终牵挂着搬迁后的南通港。当得知通海港区的集装箱运输实现爆发式增长时,他难掩欣慰:“港口发展和生态保护,终于找到了双赢的平衡点。”

拥江竞风流

今年8月30日,集运动健身与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南通长江体育公园开园。南通在重建湿地岸堤、贯通滨江绿廊的基础上,将专业体育设施嵌入长江岸线。生态蝶变叠加“苏超”热潮,公园开园即“出圈”。

公园先期开放的绿茵足球场,拥有6片11人制天然草坪标准足球场、2片5人制足球场,配套建设了



长江南通段,江豚频现。
江建华 摄

篮球场与儿童游乐区。其中,1号球场被誉为“长江最美足球场”。站在球场上,西北可远眺沪苏通长江大桥的长虹卧波,南面能望见狼山支云塔的古朴雅致,东侧尽收城市天际线的现代繁华。

开园100多天来,南通长江体育公园热度居高不下。市业余足球联赛揭幕战、青少年足球对抗赛、飞盘7V7比赛、亲子趣味运动会轮番上演,篮球、瑜伽等活动吸引着不同年龄层的爱好者。在江风拂面的球场上,球员贺文超笑着说:“在这么美的环境里踢球,是酣畅淋漓的享受!”

作为享誉全国的“世界冠军摇篮”,南通已走出7名奥运冠军、25名世界冠军,深厚的群众体育土壤正是冠军辈出的秘诀。长江体育公园的落成,填补了南通滨江高质量户外运动场地的空白,为挖掘体育人才、延续“冠军基因”注入强劲动力。

如今的陈海德,每天都会用手机记录下江畔美景:支云塔影、芦花飞扬、江豚戏水、大江落霞……“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他的感叹里,满是对如今生活的知足与热爱。

从临江不见江到生态长廊,临江村的蝶变,是南通践行长江大保护战略的生动缩影。临江村的故事,也是一座城市对绿色发展的深刻诠释——发展与保护同频共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总会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南通长江体育公园全景。许丛军 摄

一桥跨江 万安焕颜

□ 南通日报记者 赵勇进 袁晓婕

早上8时,70多岁的陈志明像往常一样走上长江北岸的大堤。右边,正在建设中的崇启公铁长江大桥的南北双塔屹立在晨雾中;左边,顺着东流的江水望去,长江口烟波浩渺;对岸,崇明岛的轮廓逐渐清晰,北沿江高铁将穿岛直达上海;身后,就是江苏省启东市北新镇万安村,一个坐落于长江北支北侧、寓意“子孙万年平安”的江边村落,也是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桥通了,孩子们回来就快了。”陈志明望着大桥说道。他的三个子女都在上海、苏南工作,以往回家要辗转轮渡或绕行高速,如今过了大桥很快就到家。

一座公铁大桥横跨长江,不仅连通两岸交通,更连通了一个江边小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从“一眼不见水”到推窗见绿、漫步亲水,从负债累累到村强民富,万安村在长江大保护的浪潮中,书写了一部生动的生态与人文交响曲。

桥 天堑变通途,连通城乡发展动脉

“看着大桥从打桩基到双塔跨江,我们的心越来越热。”家住万安村20组的黄顺贤,家距江堤仅5分钟路程。可就在10多年前,“一眼不见水”的尴尬一直困扰着村民——江边杂树丛生、垃圾遍地。

变化始于长江大保护的深入推进。江堤从坑洼水泥路变成了彩虹跑道,湿地恢复了水沛草丰,白鹭成了常客。“现在每天都要来江边走走,看看天天‘长高’的桥,吹吹风。”黄顺贤说。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绿色施工”的典范。中铁大桥局沪渝蓉高铁V标二分部工程部部长喻亮介绍,桥址所在的长江北支水道是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

为保护这种长江标志性水生生物,项目部将水下作业全部提前至刀鲚繁殖期之前完成,采用高效

打桩船在施工窗口期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鱼类繁衍的影响。

项目部团支部书记李梦竹说,她亲历了工地设置冲洗设施、江中作业运用隔油带,以及钻渣、泥浆的全流程分类处理等环保作业过程,“听得最多的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工地’。”

一座桥,连通的不仅是两岸土地,更是城乡发展的动脉。2022年北沿江项目开工后,万安村土地租赁收入明显提升,村民张汉兵的农用车运输业务因交通改善而扩大。他说:“如果坐高铁到长兴岛对接业务,再安排车辆运输,效率翻了一番都不止。”

水 守护母亲河,描绘生态宜居画卷

站在万安村江堤上向南望,江水浩荡东流;向北看,千亩高标准农田里小麦正冒出青绿。这番景象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年的“生态攻坚战”。

“以前这片是杂树林,江边湿地上垃圾遍地。”村

民柏萍回忆道。转变的关键节点是2020年初,启东市滨江精细化工园区一口气关闭了58家化工企业,关闭率达90%,剩余企业转型并入生命健康科技园。

“虽然园区不在我们村,但距离不远,以前偶尔能闻到异味。”村民陆永新回忆说,“拆除消息传来时,全村人都拍手称快。”

化工园区拆除后,启东高标准推进长江口(北支)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通过潮汐节律调节保持滩涂湿润度,恢复芦苇、碱蓬等植被,这里逐渐成为黑脸琵鹭、黄嘴白鹭等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启东长江口累计记录到各类生物1580种,AI系统已记录34种2100多只水鸟。每年11月至次年2月,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停歇,启东湿地俨然成了“鸟类时装周”的现场。

在万安村,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实现了有机融合。村里实施堤岸固化工程,采用水泥固化技术防止人为破坏湿地;高标准农田从400多亩扩展到1000多亩,通过固化路面、生态护坡等改造,实现了农业基础设施升级。

“我们村始终没引入一家不利于长江生态保护的企业。”村党总支书记陈晓燕说,这个纯农业村通过土地流转、拆旧复垦、占补平衡、蔬菜种植等项目同样可以增收,村集体不仅还清了200多万元债务,还积累了200多万元集体资产。

人 聚力谋幸福,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走进万安村村委会旁的“幸福车间”,一群残疾人朋友正在制作手工艺品,脸上洋溢着笑容。这里原名“扶贫车间”,2023年初更名,因为大家都已摆脱贫困,这里成为收获幸福的地方。

2019年4月,“馨园”残疾人之家在万安村挂牌运



万安村村民采收蔬菜。
万安村供图

营。团队从最初的七八人发展到现在的20余人,成员月收入从200多元提高到600多元,还能享受政府补贴和意外保险、健康体检等服务。

万安村有68名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3%。村党总支原书记袁永香说:“我们通过‘残疾人之家’这一平台,让村里这3%的人员感受到100%的关爱。”村里还组织31名志愿者与68户残疾人家庭结对帮扶,将关爱从个人延伸到家庭。

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村民。全村971户中,今年户均种菜收入已超1万元,不少农户守着自家菜地,年收入轻松达到五六万元。

村南的300亩蔬菜基地、村北的200亩豆类田、村东的170亩芦笋基地、村西的100余亩晚熟西瓜……这些规模种植基地与家家户户的“小菜园”相映成趣。村里成立的蔬菜协会不时传授技艺、发布信息,让菜农“只愁种不好,不愁卖不掉”。

今年1至11月,万安村全年农产品总量已达500多万公斤,十之八九销往江南的城市,户均净收成超过4万元。“全村除外出打工外,均为种菜致富,无一人贫穷贫困。”陈晓燕给出的数据令人欣喜。

一座桥,改变了一个村庄的时空维度;一江水,滋养了一片土地的生肌活力;一群人,守护着一个时代的绿色梦想。

“万安村的故事其实就是南通人骨子里流淌着的长江文化基因所撰写的。”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教授瞿锦秀说,从“一眼不见水”到“推窗见碧流”,从过江需绕路到门口乘高铁,一座大桥让万安村的人文根脉在交通动脉的贯通中重获新生。

3平方公里村域、2281名村民、2000多亩耕地,组成了一幅长江入海口独特的乡村图景。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上,每一笔都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每一画都在描绘着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李梦竹 摄